

下 [247.53 / 118

古城返照记

藏书章

徐凌霄/著

徐泽昱 整理
徐列 整理
徐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35867

同心出版社

2011.10 36



目 录

上卷 宦海浮沉

- 第一回 话古城引出奇闻趣事
谈掌故道破妙理玄规…………… (2)
- 第二回 考场传经穷书生入阁
国书歪译英使臣来朝…………… (16)
- 第三回 佞臣希宠举人成罪囚
尊师崇儒皇帝拜圣人…………… (62)
- 第四回 诵法圣贤总教习讲“性”
处世穷理太学生寻“花”…………… (94)
- 第五回 大道在躬非议曾大帅
小节难拘痛斥康主事…………… (149)
- 第六回 察言观色神卜露玄机
望洋兴叹同胞遭白眼…………… (165)
- 第七回 乘车分等级官绅比显贵
唱戏遇老谭姑娘触霉头…………… (177)
- 第八回 洋商登官场雅俗共赏
花丛如宦海冷暖分明…………… (190)
- 第九回 乐游天堂老爷称少爷
怕下地狱平民远堕民…………… (210)
- 第十回 听戏有戏经戏迷只捧京朝派
点菜报菜名名士难过权势关…………… (233)



- 第十一回 儒林新派皆异端
京城鹊誉夸梅郎…………… (251)
- 第十二回 求富贵生殖器换太监
通关节水烟袋选举人…………… (276)
- 第十三回 青眼怜才张冠刘戴
赤心卫道梁代康僵…………… (299)
- 第十四回 十年寒窗历尽酸甜苦辣
八股成篇均是奇妙文章…………… (324)
- 第十五回 凭文取士正途翰林吃醋
以貌取人落榜举人做官…………… (350)
- 第十六回 报知遇状元哭恩师
遭罢黜宰相谒州官…………… (370)
- 第十七回 办新学连升十级
弄权术玲珑八面…………… (383)
- 第十八回 钩心斗角大臣开缺
换影移形总督丢官…………… (403)
- 第十九回 良弓尽藏亲王背信
奸雄再起君子归隐…………… (423)

下卷 梨园盛事

- 第二十回 唱戏凑韵辙文理欠通
听戏分等级座位难求…………… (450)
- 第二十一回 台上唱戏是非难辨
台下听戏妙相纷呈…………… (465)
- 第二十二回 小巷藏幽一路妙联佳句
歌坛争胜各创仙韵法声…………… (485)



- 第二十三回 论资排辈小梅难列群芳会
改弦易辙老谭怕唱上天台…………… (504)
- 第二十四回 试王帽后台说行规
听借寿戏迷论哲学…………… (521)
- 第二十五回 角儿拿乔戏提调作难
隆准逊色顾曲家论美…………… (534)
- 第二十六回 创腔改词各有杀手锏
前拉后拧巧使回马枪…………… (560)
- 第二十七回 丑角评戏撒酒疯
老板传艺重自强…………… (576)
- 第二十八回 皇帝捧戏子梆子走红
满汉成亲家旗装上戏…………… (595)
- 第二十九回 阿瞒何罪阴阳男女皆骂曹
词郎有功文武昆乱汇一家…………… (607)
- 第三十回 充风雅人名伶学书画
唱文明戏演员罹党狱…………… (626)
- 第三十一回 步步生莲跷功有来历
头头是道旗装出经典…………… (638)
- 第三十二回 爱国聚众东瀛传檄
捧梅结社约法三章…………… (648)
- 第三十三回 迎新潮文明园经营有术
育良材梅兰芳因师成名…………… (681)
- 第三十四回 叶底藏莺娇奴欺主
妖姬弄姿俏郎守身…………… (694)
- 第三十五回 烟筒藏秘戏半露春色
谭迷人梅社暗送秋波…………… (712)
- 第三十六回 看我非我联语解怨气
借佛非佛博士说道经…………… (728)

第三十七回	听戏有对象分秒不差 捧角按党派东西分明……………	(743)
第三十八回	洞明顺逆知情人告密 众叛亲离小皇帝罪己……………	(757)
第三十九回	革命潮涌迂儒伤道 风云突变学子忧天……………	(782)
第四十回	决心剪辮子告别大清 假意上辞呈筹组共和……………	(804)
第四十一回	禁戏开放初演杀子报 外班进京争看贾璧云……………	(821)
第四十二回	看小放牛碧云掩月 听虹霓关梅飘暗香……………	(837)
第四十三回	杏花村酒叙《小放牛》 《天河配》情话易卜生……………	(859)
第四十四回	冰霜厉节名伶避权贵 松柏盟心雅士传艺人……………	(875)
第四十五回	《定军山》别具一格 《战太平》各有绝活……………	(891)
第四十六回	云瑰梅艳堪称艺坛双秀 曲终人去遗愿天下太平……………	(898)
跋	刘霆昭	(917)
后记	徐泽昱	(920)

下 卷

梨园盛事

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
游瞻部；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
舞，曾醉昆仑。

（吴梅村题北京庆和园联据梁章钜《楹联三话》）



第二十回

唱戏凑韵辙文理欠通 听戏分等级座位难求

好了好了，自从“水烟袋”一件事，引起许多考试的趣闻，苦迭打的热闹，这个圈子着实兜得不小。实因古城事迹太多，若按编年纪事之体，把五百年大事层层演尽，那可没有完了。若只限于清宣统年以后（《古城》之时期的起点），而把以前的人物事迹全置不顾，这又不是《古城返照》的本色（光线太短了），想来想去，只有兜圈子办法，遇着机会就抽空儿兜一个大圈子，而且可以大圈圈里套个小圈圈，小圈圈里还可再套个更小的圈圈，圈圈虽多，若是坐齐泊林飞船上往下面来一个鸟瞰，自然看出全盘的脉络来。话已说明，即入正文。说到这里，老汉要先向读者诸公施上一礼。你们若是问道：“施礼为何？”老汉便道：“就是请求诸位把这《古城》的第十三回重新翻过。那篇上有句‘把书中人暂且收起’的话，现在可要把书中人——陆贾等人再提一提。下面便接着说他们犯谭迷看谭戏的情形，少不得把北京的剧界情形带叙一番。”

在本书第十二回里，写了一段喜连成看梅兰芳。虽然把丹桂园谭鑫培《失街亭》的戏码露了出来，可是“且听下回分解”之后，便被一只水烟袋从中作梗，就由岔道到别处绕弯儿去了。这到底是谭鑫培临时拿乔回了戏呢，还是做书的老汉故意替丹桂园贴谎报冤人呢，都不是的，无非别处绕弯才耽误下了，现在别再把它闹“兀涂”了（语出《鸿鸾喜》），赶快打起



锣鼓上场吧。

却说陆贾同黄、章二人，看罢喜连成见识过梅兰芳之后，到了第二天，就贴了《法场换子》。那天据丹桂园伙计报告，《换子》是第四日的戏，现在提前，大概是临时的变动，倒是戏园里的常事。戏园的夜戏，若是白天没有戏赶着，大概七点多钟就可以打“通”（去声）开锣，看戏的多数是前三出演过才大上乎其人（北京谓座客人园曰上人），就连谭老板在中和园每天出演的时候，亦是这样。可是自从他创了短期特演的例子，犯谭迷的常常是两三个月见不到这位大红人。所以每次登台，大半是赶早抢座，有家丁车夫的仕宦之家，就可先去代为看守座位，没有下人的，少不得就自己兼充前站先行了。因为那时的戏园并无预先卖票对号入座的办法，要打算看好戏，瞧好角，得好座，有三个字的要诀，一曰抢，二曰挤，三曰吵。抢就是抢早占先预占地盘。若是地盘已满，能够在人缝里扁着身子，闭着气，挺着腰板，挨上一晚的工夫，亦可如愿以偿，此谓之挤。再就是同看座的吵，同园子里吵，吵来吵去，亦会逼出一个座来。每逢老谭出台，这三个字要诀都是用得着的。

陆贾本已约定章、黄二位看《法场换子》，这又是老谭不常演的戏，必得早去，所以四点钟下了课，便叫号役去把章、黄约到自己的宿舍来。不多时二人来到，陆贾便说起请他们到市场看夜戏的事。老章说：“一定扰你，但是何必这么早就来约我们，不是夜戏吗。”陆贾道：“不错，是夜戏，可是老谭的夜戏，非早去不可，也许现在就有人在那里占座了，我们虽不必那样抢先，也不宜太迟，稍为坐一回，出去弄点东西吃吃就可以去了。”老章道：“既承你请我看戏，又是我的指导专员，请你把《法场换子》的情节说说，词句哼哼，免得临时茫然，辜负你的美意。”陆贾道：“情节倒容易明白，只要看过唐一传全本《薛家将》的，都可以一说便知，但是要从薛仁贵说起可



就太长了，就从大闹花灯说吧。大闹花灯的名叫薛刚，薛刚是薛丁山的第三个儿子，丁山便是《汾河湾》里的娃娃生，丁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刚当然是仁贵的儿子的儿子了。”老章笑道：“干脆孙子就是了，什么儿子的儿子闹这些罗嗦。”陆贾道：“这是桐城派古文家好用的字眼，所以多来几下子，桐城派绝对不许用侄子、孙子，可是用起儿子来，倒又自命为很雅哩，你说可笑不可笑。”

老章道：“且不管那些，你且说薛刚怎么样吧。”陆贾道：“薛刚是杨凡托生的，杨凡原是樊梨花的未婚夫，不过尊范既不敢承教，又是父母作主的婚事，并没有得到蜜丝樊的同意，蜜丝樊长大了很不以为然，又听得丫环说，杨凡头如麦斗，眼似铜铃，巨齿獠牙，身高丈七八，是有名的丑鬼。蜜丝樊一听好似火上加油，决意要解除婚约。”老黄道：“这不是《马上缘》的情节吗？那丫环不但形容杨凡丑样，并且说，我小丫环也不愿意嫁他，惹得樊梨花格外决裂，可谓极挑拨之能事了。”陆贾道：“是的，这小丫环就是后来政客的老祖师。樊梨花又听说薛丁山长的好看，不觉动了爱美的感情，立刻同着丫环到了两军阵前，见了薛丁山，果然长的好看，他也不管是敌国之仇，是临阵的事，就讲起恋爱来了。因为是阵上的结合，所以叫做马上缘，也可以叫做‘武装恋爱’。”老章道：“武装恋爱的名词倒很新颖，你真能造新名词。”陆贾道：“我也有本，乃是从‘武装和平’‘武装调停’那些词句化出来的。二人恋爱成功之后，樊梨花便实行倒戈，把杨凡杀了。杨凡赔了夫人又送了命，岂能善罢甘休，他就一道灵魂投入他那未婚妻的腹内，降生下来了就是薛刚。”老黄道：“这倒好，由此看来，失恋的人死后都作兴变作未婚妻和未婚妻的新爱人的爱的结晶吧，有趣有趣。”陆贾道：“虽然做了薛丁山将军和蜜丝樊的儿子，可是不怀好意，长大之后，使酒逞凶，元宵节大闹花灯，



把皇帝老官的龙楼凤阁元老大臣都打倒了许多。皇帝大怒，把薛丁山夫妇全家斩首，薛刚却溜之大吉，就算杨凡转世报了仇了。他的二哥名唤薛猛，和薛猛的妻子马氏一同绑在法场，还有三岁的小孩薛蛟，也要一同问斩。却有薛家的好朋友名唤徐策的，念薛门从此无后，于是同他的老伴商量，舍了自己的孩儿金斗，带到法场，以祭奠为名，把薛蛟偷偷地换了过来。《法场换子》就是演的这一段故事，一共两场，前场求他的夫人赞成舍子，唱二黄；后场祭悼薛猛夫妇，是反二黄。没有什么做派身段，就是听点唱工。”

老章问：“这唱词你可记得，先说一说唱一唱，给我听听如何。”陆贾道：“当然可以，等我喝口茶。”陆贾刚端起茶碗，只听得隔壁那间屋里也有人在那里谈论此戏，又听一个人用手拍着板唱将起来。他唱的是三眼二黄，原来正是《换子》头场的第一句：

恨薛刚小奴才如同禽兽……

陆贾低声把这句念给老章听了道：“不用我唱，隔壁那位谭学家已经哼起来了，你听着吧。”只听他接着唱：

吃醉酒不顾得脸带含羞，闯下了滔天的祸自己逃走，连累了二爹娘不如马牛，最可叹两辽王午门斩首，樊夫人拔宝剑自刎人头，眼见得忠良臣乏嗣无后，到而今剪草除根寸草不留，天地寒心，你叫我看水行舟。

陆贾又一个字一个字与老章念明白了。老章道：“这段词前两句我就不懂，第一句行同禽兽也还罢了，第二句‘脸带含羞’，又是带，又是含，实在比天书都难解。这意思大概是吃



醉酒不顾得害羞，薛刚使酒闯祸，与害羞有什么相干，连累爹娘一死，也用不着与牛马并列，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陆贾道：“这个老实一句话，没有别的讲究，无非就是凑韵合辙，唱的去就就行。不但此也，《奇冤报》的刘世昌是个屈死冤魂，自己‘未曾开言泪满腮’，却‘尊一声老丈细听开怀’，幸亏‘开怀’底下还没有‘畅饮’，也够有讲的了。无非这段是个怀来辙，为的叶韵而已。所以‘细听……’下面遇着江阳辙就是‘端详’，由求辙就是‘根由’，人辰辙就是‘分明’，姑妄唱之，姑妄听之可也。”老章道：“然则末句的‘你叫我看水行舟’也是如此了。”陆贾道：“虽是如此，这看水行舟之下，倒可以加一个问号‘?’作‘你叫我看水行舟吗’解，比较还有点意思。其实呢，这句的本意是不能隔岸观火，然而火字不叶韵，所以就看起来水来了。”老黄道：“我听过刘鸿升的词，乃是‘叹薛家世代忠良后，遭此大难令人愁，劝夫人开大恩舍了金斗，赢得美名万古留’，可是原板，词句虽少，似乎比这位谭老板的词还通顺些。”陆贾道：“这话也就是你我三人在此闲谈，若到外边去说，在这谭迷的空气里，准又有人说你外行了。老谭的词不通的很多，可是谭迷都奉为金科玉律。这《法场换子》词虽不通，还是老词，不能叫老谭负完全责任，真有些词句本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被老谭改坏。譬如《硃砂痣》的韩大老爷唱‘借灯光’那一段有两句‘要穿衣锦绣衫任凭选择，日三餐我自那白米成仓’，在原戏词里叫做‘对举词’，用两句或四句，来表明一种再三盘问或思量的口气与神气。老谭却硬把下句‘日三餐’截去，又截去‘这不是、那不是……’就接上‘问娘行因何故所为哪桩，何妨细说端详’，把韩太守闹成估衣铺的老板，只管穿衣的事不管吃饭了。”老黄道：“不但此也。末了一句长垛，一句里又是‘因何故?’又是‘为哪桩?’亦嫌重重叠叠吧。”陆贾道：“虽然重重叠叠，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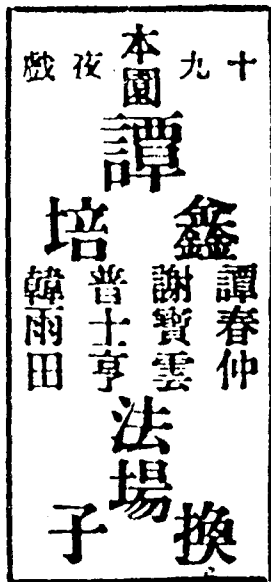


倒是顺口。还有《洪洋洞》的‘为此事终日里忧愁成病，因此上臣的病重加十分’呢。总而言之，谭老板的唱是只管音节好听，字音顺口，词句的顺不顺，意思的完不完，他是满不管那一套。本来皮黄词句，原有许多不可解的，老谭所以毫无顾虑，若在昆腔，谅他亦不敢，不但不敢，而且有曲牌、词谱牢牢拘束，他纵要任意改减也是于势有所不能。所以老谭的改词，总算有他音节上的片面理由，与全无理由任意改窜不同，这是可以原谅的，不过像那些谭迷一定要恭维得珍奇宝秘，玉律金科，也很可以不必。”

三人谈到此际，看看已是五点钟光景，是时候了，就走吧。于是一同出门，雇车到了市场，找了一家小饭铺，胡乱吃了点东西，便到了丹桂园的门口，果然又看见两块大牌子，一块写着（见右下图）：

上回的《失街亭》占了三块牌子，想是因为配角多，戏情热闹吧——老黄这样想着——又看那块牌子乃是余玉琴的《醉酒》，罗寿山、李顺亭、瑞德宝的《青石山》，金秀山的《白良关》，黄润甫的《审李七》，赵仙舫的《老黄请医》，却都挤在一块牌子上，只把字的大小，分别角儿身分的高下，其字之大小，至多不过印刷局五号字到三号字的比例，没有很大距离的区别。陆贾道：“好，这几出戏都看得过，我们就进去吧。”

进得门去，先往四下里一看，





只见满园里人数虽然还不算甚多，已经布满了紧张的气氛。大池子里有些已经占了座的，一个个夹着些大纸包往桌上一放，有桃酥，也有蛋糕，也有瓜子，也有水果，横七竖八往桌子上一堆，这都是饿着肚子来占地盘的，既备夜间糊口之需，又可把这些堆积的东西作为“此地座满”之表示，他们虽然挨饥受饿，可是人人坐在那已占的座上，全身靠得紧紧，好像一松身子就是性命干连一般。又有些个布衫的短衣的在那里占住，有一个穿蓝布衫的仆人要占六个座，但是只他一个人哪能占的了呢，他有办法了，把上半截身子往后一仰，斜靠在桌上，把右臂一伸，就占了两个座的空位，他又把左腿一伸，伸的笔直挺长搁在凳上，又占了两个人的空位，连他自己所占一座共算占了五座之谱，还缺一座，纵然把臂腿使劲伸长，怎奈天赋的尺寸只有这般长度，是无法的了。小说上形容打败仗的人往前跑的情形，有句话说：“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这些占座的也是如此呀。

老黄笑道：“这占座的实实可怜，他的主人和所邀的客人不定什么时候才到戏园，他这个坐相，比囚犯坐匡床、上天平架还难过，不知要受几个钟头的罪哩。”当下三个人要找座，在平常时候，园中看座的茶房（上海戏园叫做案目）早就兜上前来。原来北京戏园卖座规矩，有多数是分派性质，每一个茶役管几条桌子，是楼下是楼上都由柜上分派，所以园中座位有两种分别，第一是阶级，即楼上、楼下，楼上的名目是（一）正楼，（二）旁楼，（三）倒官（就是在戏台后，与戏台同一方向的，坐在上面可以往下看伶人的背面），楼下的名目是（一）池子，在正对戏台的名为大池子，在戏台两旁的名为小池子，（二）正楼下，在大池子之后，旁楼下，在池子两旁，楼下座位又有高凳，其名曰靠大墙，价钱最便宜。杨掌生《梦华琐录》上，有一段记从前戏园情形的，形容得很好：



戏园客座分楼上楼下，楼上最后近临戏台者，左右隔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以其幕帘将入时便于掷心卖眼。竹枝词“楼头飞上迷离眼，订下今宵晚饭来”，正如白乐天《长恨歌》所云“回头一笑百媚生”，梁武帝《晋白紵舞歌》所云“含笑一转私自怜”，汤惠休《白紵歌》所云“流目送笑不敢言”者是矣。官座而前，短几鳞次，曰桌子，渐远戏台，价亦递杀。惟正楼不横桌，盖旧例也。楼下周回设长案，观者比肩环坐，曰散座，其后亦设高座，倚墙踞足，可以俯视。中庭设案如楼下，而坐者率皆市井粗俗仆隶，名曰池子。从楼上凭栏俯临下界，长几列如方罫，大似白袍鹤立，囊笔试有司时，特不能衔枚静无哗耳。夹台基曰钓鱼台，亦以下场门为贵。至于上场门，鸣钲喧聒，目眩耳聋，客不愿坐也。竹枝词云：“园中官座列西东，坐褥平铺一片红。”按红色为一二品官坐褥，今园中惟用蓝布坐具。庆乐园新葺，最华眩，亦只用回回锦。士大夫惟戏庄公燕，尊卑咸集；至于茶园嬉戏，说平等法，贵官例得用红坐褥者，亦当持礼，不便降尊从诸侠少冶游矣。即如长安酒家延客者在酒庄，则达官贵人鸣锣张盖来会。各酒馆小集，从无公卿效袁尹屏车骑看竹者。盖脱巾独步，买醉数钱，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大僚顾惜官箴，动以恒舞酣歌沉湎酒色为戒，“长安市上酒家眠”，不得让谪仙人矣。豪客车中，皆自携坐具。官座倚阑干，前设短榻，后列高几，各施绵褥，别于客座。后设高座，以坐仆从，撤园中蓝布坐具施之。其散坐则“座儿”钱外，加坐褥茶壶钱百二十文（就合后来一个铜子零两个制钱）。又竹枝词云“三寸红笺窄戏单”，按今戏园无戏单，诸伶或书片纸置怀袖，备相识者顾问。惟堂会仍用



红纸戏目。堂会，谓戏庄公讌，及第宅家眷会馆因拜也。堂会点戏放赏，仍用短足炕几，舁钱陈筵前，戏园亦偶有点戏者，但以一纸钱帖畀之而已。

这一段可以算是北京老戏园的现形记。的确，阶级之分，以北京为最，而戏园里坐位的阶级，又与我们常人之纯抱看戏目的者不同。即如楼上官座，不过看个侧面，其所以成其为高贵，无非离台较近，便于“掷心卖眼”，不但在台上“掷心卖眼”，而且那些什么郎什么友，在唱戏之前或已唱之后，还作兴到楼上陪那些阔老们坐坐谈谈也便当些。所以竹枝词形容官座的有道是“坐时双脚一齐盘，红纸开来窄戏单，左右并肩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茶园楼上列纷纷，官款由来气焰熏，坐褥横铺盘腿坐，手摇团扇假斯文”。至于楼下戏台两边俗称小池子，又呼钓鱼台，因为它的基址比大池子略高一些，靠上下场门两边的钓鱼台，都是楼下的最高级座，其所以高贵，亦是因为离戏台近，便于向后台里打“无线电”，就是伶人在台上亦可以抽个空儿向小池子的熟人打招呼，演戏的前后，高兴到台下来并坐谈心，又近便又背静，所以以戏子为玩物的多喜欢坐小池子。再就是一般标榜“听戏”的北京老内行了，因为小池子离台最近，他们就单爱坐小池子，闭着眼，拍着板，脑袋摇摇摆摆，鼻子哼哼唧唧，做出顾曲大家的样儿。有了这两派人，自然把大池子里那些瞪着眼睛看故事的看得卑卑乎其不足道。戏园子里迎合心理，特别投机，所以把上下场门特别加价，这是楼下的最高级。

第二种的分别是区域，卖座的工役没有工资，全仗座客的茶资小费和垫子钱等，他们所管的座位各分段落，各人段里卖的座儿多，当然卖座的收入也就多了。所以平常时节，一见客人进门，就有些园役，又像旅馆跑外在车站上接客，又像四马



路的雏妓拉人，你也躬身，他也带笑，恨不能把些客人都揽到他那地盘里去纳税。所谓：入门齐嚷“这边瞧”，空座随凭自己挑，最是桌头容易卖，绝无人处也粘条。“桌头”就是长条桌顶头的座位，一来靠前些，二来不甚受挤，三来出入较为便当，所以说“桌头”容易卖。最讨厌的是“吃柱子”，戏台上的前脸两柱和楼下的托柱，都能遮住人们的视线，所以“吃柱子”的座，比较难卖一些。因为小池子和楼上靠台的官座，是紧靠台的两边，不发生柱子问题，然而这高级座位究竟有限，再则很有些不愿意“掷心卖眼”、“哼鼻摇头”而情愿作个不高不雅的看戏常人，自然觉得柱子是厌物了。

然而这只是平常一般的情形，自从谭老板创了偶然露面的名贵演戏法，戏园里茶役也跟着他的声光，名贵了许多，平常躬身笑面的谦光盛德，一齐冷若冰霜——可不见得艳如桃李呀——大咧咧地扬着脸挺着腰，像没事一样，平常喊“这边瞧！”的，此时都把口号改作“那边去！”了。老黄等三人喊了好几声“卖座的！”并无一人应声，只得跑到大池座中间偏西的一条凳上，拉着一个园役，年纪约有五十以上，有了几把年纪，比较和气一些，先问：“你们几位呀？”老黄伸着三个指头对他晃了一晃。他眉头一皱道：“三位吗？”又向他那管领的区域内端详了一番，看出还有三个人的空位，却有一个人横着身子占了两个。他向这人问了一句，可不知问的什么，这人就把两肘一横，眼一瞪说：“不成！”卖座的没法子，只可说：“既是三位，到东边瞧瞧去吧，这里只能让一位了。”陆贾只得沿着台前走向东边，谁想东边也是满坑满谷。管领东边的茶役一看不是熟人，又是三位，便连瞧都不瞧，只把手往后面和东西楼下泛泛地指了一指说：“那边有的是座，您找去吧。”老黄道：“这真糟糕，我们成了《珠帘寨》的李克用了，‘东宫不纳往西宫奔，西宫也是照样行’，可是李克用虽然闹的无处奔，



到底还‘坐在一旁把闷气生’，我们现在想找个座儿坐着生闷气，也是无有，这便如何是好。”陆贾笑道：“的确有些像李克用，‘没有开戏就来了’亦会误。”

正在彷徨歧路，却一眼看见前天在园口遇着的那个熟识的老伙计在上场门的钓鱼台上立着，把手一招；陆贾便引着章、黄到那特别区的边界，他倒居然有念旧之情，很殷勤地找座儿，然而见是一来三个，也故意做出为难的样儿，又低声说：“你跟我来。”一头说，一头走着，引到靠台根半边桌上，也只有一个空位，他把嘴一努，向坐中一个穿黑布大衫的使个眼色，那人便立起身来走了开去，有了两个空位，老伙计让三人挨挤着坐下，又道：“这两个座也是熟人托给留下的，不过您既是先来了，就请坐下，他们来时另想法子吧。您瞧这座又得听，又不吃柱子，没有别的，等会来泡了茶来，可得多花您几个，您多费心吧。”陆贾本是不乐意坐小池子的，然而别处找座不易，也只好坐下来再说，便对他点头表示许可之意。他又去张罗别人去了。老章道：“方才这座上客倒很好说话，叫 he 让，他就让，可算是难得之至。”陆贾道：“这人本不是看戏的，乃是刚才那个老伙计约来的副手，故意做出代人看座的样子，以便遇着熟人或阔老特别卖个人情，可以多讨些茶资。每逢好角好戏，这种奇货可居监守自盗的弊病甚是流行。”老章道：“如此说，这些园役倒也深通四书‘韞医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沽之哉，沽之哉’。”陆贾道：“这不是四书，乃是《借赵云》的戏词。”

时间大概是六点半了，园子里的人愈上愈多，找座抢座的声音吵吵闹闹骂骂咧咧嚷成一片。有个穿蓝袍黑马褂的，左手捏着香串，右手握着鼻烟壶，腰里系着黄带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一望而知为旗下宗室，进门就“找座！”看座的见他这个神气，倒不敢得罪，于是领着他东转西转一手交一手，好像